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 正 红 旗 下

·  
话  
剧  
剧  
本  
·

民  
族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正红旗下/李龙云改编. -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6  
ISBN 7-105-02292-2

I. 正… II. 李… III. 话剧-剧本-中国-当代  
IV. I2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3852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8.25 字数:200 千字

印数:0001-1500 册 定价:12.80 元

---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64212794;发行部电话:64211734)

## 出版说明

《正红旗下》是老舍先生一生中惟一的一部自传体小说，是海内外公认的老舍的代表作。遗憾的是小说没有写完。用胡絮青先生的话说，“它只是个大部头的长篇小说的开头”。据推测，小说原有的规模即便不像《四世同堂》那样有近百万字之多，也不会低于三五十万字。在老舍一生的作品几乎已全部被改编、被搬上舞台与银幕的今天，只有《正红旗下》是个例外，原因就在于它的残缺。而剧作家李龙云则在老舍诞辰 100 周年之际，终于将它改编完成。

现将李龙云先生的话剧剧本《正红旗下》出版。

为了便于有兴趣的读者了解改编的全过程，了解改编和原著的渊源关系，现特征得老舍先生家属的同意，将《正红旗下》小说原著作为附录一并收入。在《正红旗下》小说首次出版的时候，胡絮青先生曾经就小说的坎坷遭际，以及最终得以出版的过程专门撰写了文章《写在〈正红旗下〉前面》。而著名戏剧家于是之先生则自 1985 年始就曾着手组织过话剧《正红旗下》的改编。为了更全面地说明情况，现将胡絮青先生的文章和于是之先生 1985 年就《正红旗下》改编一事写给李龙云先生的书信（摘录）也作为附录一并收入。

# 《正红旗下》改编的前前后后

在纪念老舍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代序)

李龙云

(一)

1986年，于是之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接待一批海外作家，命我作陪。交谈中间，对方提到海外文化界留意到的一个现象，即：大陆上的，现代文学史上曾经比较活跃的那些作家当中，1949年之后，写作最勤、著述最丰的当属老舍。其次，是周作人。尽管他们两位的经历、性格、人生态度近于南辕北辙。

我拜读过钱理群先生的《周作人传》。据钱先生统计：仅1949年11月22日至1952年3月15日，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周作人就在上海《亦报》上发表了908篇文章，期间还在《大报》上发表了43篇短文，共计951篇，平均每天一篇多，共约70多万字。

而老舍先生则在解放后的17年里，先后创作了多幕话剧15部、独幕剧一部、多幕歌剧两部、曲剧一部，改编京剧四部，共23个剧本。发表了一批散文和至少两部长篇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和《正红旗下》。其中《正红旗下》没有写完。老舍以写作为生命存在方式。

于是之则讲到了另一个现象：解放以后，尤其是1978年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比较活跃的那批作家里，作品能够不断被搬上舞台与银幕的有两位，一位是南边的鲁迅；另一位是北边的老舍。

截止到1998年，几乎老舍的全部中长篇小说诸如《骆驼祥子》、《离婚》、《四世同堂》、《二马》、《赵子曰》、《我这一辈子》、《月牙儿》……凡能改编者均已改就，包括用英文写的《鼓书艺人》。惟独没有被改编的，是《正红旗下》。

被改编的作品大都写作于半个世纪之前，体现了老舍作品的长远美学生命。

## (二)

就我个人的感觉，鲁迅的小说中，最值得改编的还应包括《在酒楼上》和《孤独者》，而老舍的作品中，则应该说是《正红旗下》。《正红旗下》既遭际坎坷，又有着十分独特的价值。

1999年是老舍诞辰100周年。

而老舍降生前后的1898—1901年，即从戊戌到辛丑，对我们这个历史上灾难深重的民族而言，是值得纪念的日子最集中的一个时期。这期间，从百日维新到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辛丑条约的签订……每桩事件都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凭吊。

而《正红旗下》所描写的生活，恰恰是这个时期的。

## (三)

《正红旗下》是这样一部小说：

首先，它是自传体。“老舍不大爱谈自己”，写一部自传体小

说在老舍的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小说从老舍的降生写起，对研究老舍的身世有着特殊价值。

其次，《正红旗下》是老舍晚年的作品，写于1961年年底至1962年，应该说是老舍艺术上最成熟时期的作品，也几乎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部作品，可以算作他的封笔之作，而写作过程又十分认真。1962年的广州会议上，老舍一生中惟一一次提到这部小说时，他是这样讲的：“近来，我正在写小说，受罪不小，要什么字都须想好久。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别人也许并不这样……”《正红旗下》艺术上的魅力，曾经使于是之发出过这样的感慨：“假如先生还在，他将写出多少好作品来！一篇《正红旗下》，倘若那时的气候能使他更从容地写作，他差不多可以写成一部《红楼梦》。”

再其次，应该说《正红旗下》是老舍十分自觉的一次创作。故事已经酝酿了几十年，前后写过两次。第一次是1937年，老舍曾在《方舟》杂志的第39期上以《小人物自述》为题发表了一部小说的一部分，共约3万字左右，题材、内容、人物都与《正红旗下》十分相似；第二次则是我们后来看到的《正红旗下》。

可惜，他没写完。他仅写了11章，约8万字。用胡絮青先生的话来讲，“从内容上看，只是个大部头的长篇小说的开始”，底色已经调好，人物已经铺陈开来，生动的故事即将展开的时候，老舍突然放下了笔。从规模上揣测，《正红旗下》即便不像《四世同堂》那样有近百万字之多，也不会低于三五十万字；从内容上讲，它应该是从戊戌写到辛丑。有人曾有过这样一个比喻：《正红旗下》的全部构思，是一幅清明上河图，我们所看到的这一部分，就像是被人从画幅上信手撕下来的一小块，而那幅完整的巨大的画卷装在老舍的脑海与灵魂中，他把它永远地带走了，为中国文学留下了一个永久的遗憾……



#### (四)

我相信，《正红旗下》的魅力，曾吸引过无数老舍的读者；但《正红旗下》的残缺又令所有想把它搬上银幕的影视工作者裹足不前。

而对于我来说，把《正红旗下》搬上舞台或银幕的尝试，曾经经历过两上两下。

1990年春天，北京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王好为、李辰生夫妇找到我，希望我能来改编老舍的长篇小说《离婚》，他们说是舒乙推荐他们来的。舒家的信任，令我感动，但也令人忐忑。考虑再三，我对王好为夫妇讲，与其改编《离婚》，莫不如试一试《正红旗下》。为此，我们走访了舒乙，想了解一些小说中主要人物命运的线索。但舒乙也不能为我们提供更多的东西。此后，我开始做案头工作。在当年夏天的老舍研究会的年会上，舒乙向到会的朋友们宣布了我们这一规划。可惜，后来由于技术上的难题没有能力克服，只好下马。这次改编就此流产。

实际上，这已经是第二次。

第一次是80年代中期。1984年，于是之谈到一个想法，希望我能将老舍和他笔下的人物以及他的家人合在一起写个戏。这一想法，最终演变成《正红旗下》的改编。事后我得知，此事最先起意者是英若诚。改编自然得到了于是之和英若诚的支持。为此，于是之做了大量工作。1985年夏天，于是之向我推荐说：“清代乾隆年间进士、剧作家蒋士铨曾经有过一部传奇叫《临川梦》。而《临川梦》就是将汤显祖和《牡丹亭》中的人物以及汤显祖的家人三者融合在一起写的一部戏，可以为《正红旗下》的改编提供借鉴。”此后不久，于是之远赴安徽，参与谢晋拍摄的电影《赤壁之战》，于是之演曹操。但他身在“曹营”，心系《正

红旗下》，为《临川梦》事特意从安徽写来一封长信，并在信后单附了一封写给他的老师吴晓铃先生的信，希望我与英若诚去面见吴先生，当时似乎只有吴先生家里收藏有《临川梦》。此事因我那段时间不在北京而暂时搁置。若干时日之后，《赤壁之战》下马，于是之返京次日又亲自找到文研所何西来先生，从他那里借来了《临川梦》……以上种种，足见于是之对《正红旗下》改编一事企盼之殷。而那次上马，最终也因功力不逮，缺少足够的积累与想象力，不得不承认失败，忍痛放弃。

如今，于是之已不能说话，更不能再写字。是之老师由安徽寄给我和吴晓铃先生的信已成为珍贵的收藏品。从内容上讲，它牵扯到一批前辈文化名人与《正红旗下》改编的原始萌动；从书法上讲，于是之用的是尺幅宣纸和一笔漂亮的行书。它记载着前辈戏剧家对我曾有过的一点期望。

1998年，我开始着手《正红旗下》的第三次改编。

现在，《正红旗下》的话剧剧本已经写完。故事从老舍降生写起，一直写到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

1998年，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北京天坛度过的，我长时间地沉湎于对历史的遐思之中。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后，天坛是英军司令部，而先农坛是美军司令部。这里到处记载着联军的暴行！

他们把大炮架在汉白玉的圜丘上向正阳门轰击；为了掠夺的方便，他们把永定门西侧的城墙扒开一个大口子，火车从马家堡直接通到天坛的祈谷门；北京城到处是尸体！是掠夺与屠杀！他们因拆卸报国寺的大殿梁木时砸死了六名士兵，居然用重炮将报国寺轰平！而老北京人都知道，报国寺是千年古刹，民谚说：先有报国寺，后有北京城。

那么多的中国人死在了八国联军的刀下，包括老舍的父亲。他是保卫皇城的旗兵，死在了南长街的一家粮店里。那家粮店的

字号叫南恒裕……

(五)

20年前的1978年，我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我从复刊不久的《人民文学》上第一次读到了《正红旗下》。我至今忘不掉当时的兴奋与激动，我被它的魅力深深吸引，又为它只写了开头一部分而遗憾。

我想，假如老舍先生九泉有知，他一定会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他的小说《正红旗下》，读到他的小说《正红旗下》。话剧《正红旗下》的改编很可能是不成功的，但即使是失败了，假如由此而使更多的人知道，老舍先生还有过一部小说，它叫《正红旗下》，那对我来讲也是一种满足。

我曾经从老舍先生的作品中汲取过营养，而《正红旗下》改编过程中“几下几上”这一事实，可以算作我对一位前辈作家的安慰与回报。同时，它也是我对于是之及所有为此事付出过心血与期望的前辈戏剧家的一个交代。

如果问我个人有什么希望的话，我想说：我希望所有的中国人都能永远铭记1900年那段屈辱的历史，并将那段历史告诉我们的子孙后人……在老舍诞辰一百周年与辛丑条约签订一百周年的日子里，《正红旗下》的话剧改编，既是为了纪念老舍，同时也是为了纪念从戊戌到辛丑一系列值得纪念的日子……

# 目 录

《正红旗下》改编的前前后后（代序） .....	李龙云
——在纪念老舍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	（1）
《正红旗下》（话剧剧本） .....	李龙云（1）
附：	
写在《正红旗下》前面 .....	胡絮青（124）
《正红旗下》（小说原著） .....	老舍（131）
就《正红旗下》的改编致李龙云的信（摘录）于是之 .....	（251）
后记 .....	李龙云（253）

## 人 物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醒痴，又字舍予。

老舍的父亲——官名舒永寿，四十多岁，满洲正红旗旗兵。“面黄无须”，脾气极好。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战死在南长街。

老舍的母亲——四十来岁，满洲正黄旗籍。出身德胜门外土城黄亭子一农家。勤俭朴实，身体好。

老舍的姑母——五十来岁。中年孀居之后搬到舒家。脾气极坏，以老姑奶奶自诩，敢与脾气同样坏的大姐的婆母叫阵。

老舍的大姐——大号舒静守。比老舍大二十一岁。老舍降生时已出嫁。以忍受婆母的折磨为已任。

大姐夫——三十来岁。自号多甫。袭职的清朝下级军官——骁骑校。不会骑马。十分无能却毫无痛苦，举家以賒欠为能事，活得快活。

大姐的公公——自号正臣，五十多岁。四品顶戴的佐领。身板硬朗，咳嗽起来清亮而有腔有调。对天下大事一无所知，活得与儿子同样快活。

大姐的婆婆——五十多岁。蛮横、无理、固执。以“不賒东西，白做旗人”为持家格言。

二姐——老舍的小姐姐，十二三岁。聪明懂事。极体贴父母，极畏惧姑母。

大舅妈——五十出头。身体极糟。身量很小，咳嗽的声音却颇洪

亮。

云亭大舅——官称云翁，三品亮蓝顶子的参领，既没带过兵更没打过仗的武官。年过五十，小辫儿须续上不少假头发才勉强够尺寸。右肩年深日久地向前探着，颇欠英武。

福海二哥——大舅家的老二。二十六七岁。说话既俏皮又不伤人，骑术箭术都很出色，但主要的用武之地却是常替一些小喇子、小罗锅去做“枪手”，替他们赢来武职。

多老大——男，三十来岁。馋、懒、不要脸。对一切都已失去信心，无论祖宗还是人格，一切都可以出卖。极不虔诚地加入了基督教，狗着洋人，欺压百姓。

多老二——二十六七岁。旗下衙门中的小差人。贫穷而耿直，决不肯愧对祖宗，与哥哥多老大仿佛是隔着教。

老王掌柜——男，五十多岁。山东人，便宜坊肉铺的掌柜。正直、有良心。对洋教、洋人、洋货均十分厌恶。

王十成——王掌柜的儿子，不到二十岁。长得像棵小松树。义和团团民。倔犟、耿直，终于被杀。

定大爷——官印定禄。祖上是满族大员，家财万贯。刚满20岁，而自称霜清老人。联军进城，蒙受奇耻大辱，后出家为僧。

博胜之——男，三十来岁。旗兵最下级军官。不会打枪。酷爱养鸽子，肯用老婆去换一对蓝乌头。眼神极不好。

索老四——男，二十多岁。旗人。身有残疾，一条腿稍短。托福海二哥做“枪手”补上了缺。嘴能说。

查二爷——男，二十多岁。小罗锅。但“身残志不残”，人极倔

。欲托福海二哥做“枪手”，补缺吃钱粮。

牛牧师——男，三十来岁。受流氓舅舅的指点，抱着发财的目的来到中国。一脑袋稀疏的黄头发。咳嗽起来“咔味”的，像卡着根鱼刺。

老白姥姥——名满九城的接生姥姥。五十多岁，白而矮胖，干净利落。

春山——男，三十来岁。镶黄旗人。法国大使馆的大师傅。联军进城，当了汉奸。

朗月大师——报国寺主持方丈。五十多岁，气度不凡。联军进城，率全寺僧众集体殉节。

德国军官——男，三十多岁。精通汉语。

中国牧师——男，四十多岁。极有教养。

清兵兵丁——若干。

德、英（主要是印度籍）联军士兵若干。

华人教民——若干。

# 第一 场

时 间 一八九八年腊月。

地 点 北京西城小羊圈胡同舒永寿家中；距舒家“一里多地”的老舍大姐的婆婆家。

〔幕 启：舞台中央的灯亮了。〕

〔老舍——晚年的老舍从舞台深处走来。〕

老 舍 我出生在 1899 年，也就是清光绪二十四年的腊月。我们的家谱已不可考，单知道是满族舒穆禄部的后裔。据舒乙后来调查，舒穆禄部历史上最有名的人物叫扬古力，他是清王朝的开国元勋之一。我们跟那位开国元勋不怎么认识。近三百年的养尊处优，混到父亲这一辈，已混成月饷只有三两银子的马甲。我们赶上的是大清王朝的残灯末庙。

《正红旗下》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一部在我生前没能写完的小说。小说前后琢磨了几十年。1961 年我终于拿起了笔……

故事得从两位老太太说起。一位是我大姐的婆婆……

〔舞台左侧的灯亮了。〕

〔场灯亮起的同时，台左传来一个老太太非常响亮的咳嗽声：咳（ker）咳——咳咳咳咳咳——咳——咳——！〕



老 舍 （眼盯着老太太）听听！这顿咳嗽有多么自负！多么舒展！抑扬顿挫，旁若无人。十分从容又极有气魄！

〔大姐的婆母盘腿坐在炕上。她耷拉着脸，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烟袋，双眼阴郁地盯着炕沿，仿佛端着托盘向她走来的儿媳妇根本不存在似的。〕

老 舍 倘若赶上她不痛快，她的咳嗽就会变成一种示威！甚至可以说是在向整个世界谩骂！

〔大姐婆母的咳嗽开始了新一轮：“咳咳咔咔——咔咔咔咔！”〕

老 舍 我生得迟了些，而大姐又出阁早了些，所以我一出世，大姐已有了婆婆，而且是一位有比金钻石还坚硬的成见的婆婆。是，她是那么难歪咕！

〔老舍的大姐，标准的旗人少妇打扮——脑袋上扛着个小牌楼似的家伙。侍立在婆婆身边，已有半个时辰。婆婆的眼皮始终耷拉着，终于，十分不耐烦地用烟袋锅敲了敲炕桌的桌面，指示儿媳把早点搁下！〕

老 舍 时隔六十多年了，只要一想起她来，我首先想到的是她的眼睛。那是一双何等毫无道理的眼睛啊！见到人，不管她是要表示欢迎，还是马上冲杀，她的眼总是瞪着，她的两腮多肉，永远阴郁地下垂着，像两个装着毒气的口袋。

〔大姐的婆婆开始喝粥。〕

老 舍 她什么都不懂，尤其不懂该怎么过日子。

〔此刻，那碗粥已喝到高潮，粥碗在她嘴边转动着，无拘无束，口摇地动。〕

老 舍 我所说的两位老太太，另一位，是我的姑母……她爱玩